



明府城史话

南丰祠60年闻见录

□周长风

济南大明湖东北岸,自清代即有纪念宋代曾任齐州知州曾巩的曾公祠,其西紧邻祭祀水神晏戌子的晏公庙(位于晏公台之上),晏公台西侧便是祭祀清光绪年间治理黄河有功的山东巡抚张曜的张公祠。1956年,市政当局将俱已废置的曾公祠、晏公台(时庙已毁于火灾)、张公祠一并修整,统称为南丰祠,共占地2690平方米。

张曜官做得大,治绩和百姓口碑俱佳,张公祠的规模亦远超曾公祠,且保存完好,却落了个屋在名亡。虽然曾巩当年也是以“封建官吏”“剥削阶级统治者”的身份驾临济南的,但毕竟是古代著名文学家,这方面张曜则望尘莫及。于是按那个革命年代的政治标准二选一,加上晏公三选一,选中由曾巩冠名。不过也不能再尊称“曾公”,因曾巩是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祠便以“南丰”冠名。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清代曾公祠亦呼作南丰祠,但那只是文人笔下的雅称,不甚郑重。

1956至1966年,南丰祠里所保留的祭祀曾巩或新增设的纪念曾巩的布置与陈列,未见记载,亦未曾听闻。倒是其主要建筑,紧邻晏公台西侧的原张公祠的三间大殿里,一直悬挂着清代绘制的张曜的官服坐像,殿内殿外还是旧时的匾额、楹联。

1966年“文革”兴起,张曜画像被毁坏,匾额、楹联被废弃,大明湖公园的造反派还将市园林局的“走资派”揪到大殿前开会批斗。不久,为了举办表现阶级斗争主题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展览,张公祠大殿及西侧建筑一并拆除,建起一溜12间平房。张公祠的院门也由东门改为西门,西门门前开阔,便于参观团队进出。

以后的20多年里,该院落间或用于举办各种展览,像1980年代的淄博陶瓷展、山东工艺美术展、秦兵马俑展、随州编钟展。因祠院内并无任何纪念曾巩的陈设,所以直到1990年代初,大明湖公园的老职工还是称其为张公祠。当年张公祠内的戏楼至今幸存,见证着历史,只不过现在悬于门楣上方的匾额,写的是“南丰戏楼”。

1987年10月,孙墨佛、孙天牧父子书画馆乘虚而入,进驻南丰祠,占去12间正房中的东边9间,主要展示其生平事迹和书画作品。

直到1994年夏,南丰祠才用西边3间正房真正得以重建,作了纪念性的简单的布置陈列。据云,孙天牧生前亦曾对其父子高居曾巩之上表示不安。孙氏父子无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对济南对大明湖的意义,与曾巩均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格局理应改变。

如果将整个院落称作南丰祠,西边的3间正房实可称曾巩纪念馆。现在的院门和堂门上方俱悬挂“南丰祠”字样的匾额,分别由当代山东籍书法家武中奇和朱学达题写。当年游客到大明湖公园进南丰祠是要再买票的,纪念馆建成后,南丰祠票价为1.5元,之前是多少未见记载。

纪念馆的建立我有幸参与,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借此略述如下。

1994年建曾巩纪念馆时,由济南雕塑家薄自洋设计曾巩立像,请南丰木雕艺术家张宜祥选材雕刻。张宜祥进入南丰县军峰山的深山老林里,竟遇到了一段上千年的树龄的香樟木。这株古香樟是因修公路难以绕行,才刚

刚忍痛砍伐的,砍伐前人们焚香跪拜,请求树神宽宥。张宜祥、薄自洋深感这真是曾公灵佑,天降机缘。

雕像完成后高2.25米,重约1吨。按江西省林业部门关于木材运输的规定,此等古树名木的原木和制品不许出境。我当时在济南市委宣传部分管文化,大明湖公园负责此事的任正先生找到我,两人商议后,我当即写了一封致南丰县林业部门的公函,说明原委,请求支持,盖上宣传部的公章寄出。不久,曾巩雕像得以乘上汽车,由南丰县曾巩纪念馆馆长邱模楷护送,顺利抵济。如今有人将曾巩木像和明昌铁钟、铁铉铜像誉为“明湖三宝”。是不是称之“三宝”尚可斟酌,但是称曾巩木像为南丰祠的镇祠之宝,当属公论。

1994年7月21日,曾巩纪念馆落成,大明湖公园在南丰祠内四面厅(电视剧《还珠格格》1998年热播后,改名雨荷厅)举行开堂庆祝会,我应邀参加。与会的时贤有徐北文、魏启后、王仲武、朱学达、段谷风、刘如璞、于太昌、吴泽浩、李明媚、陈梗桥(以上均为纪念馆作书画)、薄自洋,济南社科院副院长荣斌,市园林局局长孙启胜,副局长于红生、王道海,大明湖公园的郝木君主任,以及孙学朴、任正、王荣,还有南丰祠楹联重刻复制者李刚。在祠内游览毕,部分与会者到祠外草坪合影。虽然是用傻瓜胶片机拍的,照片不甚清晰,今天看来弥足珍贵,上面提到的前七位先生(魏启后未参加合影)俱已驾鹤西去,令人不禁想到清初顾炎武在大明湖畔所赋诗句,“胜会良时不可逢”。

1994年7月初,我到经四路东图书店,见有两套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的《曾巩集》,便都买了下来,打算送给大明湖公园负责宣传的孙学朴一套。几天后孙学朴到我的办公室来,定要我在书的扉页写上“赠大明湖公园南丰祠”,并签名盖章。孙学朴回去后把书作为展品陈列,至今仍在纪念馆东侧展橱内。老友孙学朴中年病逝,距今已16年。每读《曾巩集》,每入南丰祠,就会想他。

还有一件事必须记述,曾巩纪念馆兴建时,任正在大明湖东岸的公园仓库里,见到一堆的破旧木制对联、匾额,他从中翻找出一副白底黑字的楹联,其下端已经腐朽,但联语字迹尚完好,无落款。任正细读,应是南丰祠旧物,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找到李刚摹刻复制挂出,至今仍悬于堂前楹柱。其辞曰:

北宋一灯传作者,
南丰两字属先生。

清代济南人王钟霖约于咸丰年间,在《辘轳杂录》中写道:“南丰祠联‘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两字属先生’,武定太守汤公世培撰。”汤世培亦是江西南丰人,清道光六年(1826)至九年任济南府历城县知县,随后升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据此可知这副楹联创制悬挂于道光九年汤世培主持重修南丰祠之时。至于书者未见记载,汤世培撰并书的可能性最大。任正找到的应是道光年旧物,它与前面提到的张公祠以及公园其他各处的匾额、楹联,一同毁弃于“文革”之初,当作可以再利用的木料堆放于仓库。

这副楹联是古之南丰祠得以呈现于今人面前的唯一的书法遗珍。其能得以历劫而幸存,任正功莫大焉。

今年是曾巩诞生1000周年,谨撰此文以为纪念。

□耿全

金线泉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泉水盛时自池底两边涌出,流势相抵,在水面相交成一条漂浮移动的水纹,阳光下宛如金线,故名。宋元时期,金线泉是仅次于趵突泉的第二名泉,曾巩、苏轼都曾到此打卡留诗。金代元好问在《济南行纪》中曾说道:“凡济南名泉七十有二,瀑流(趵突)为上,金线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环、金虎、黑虎、柳絮、皇华、无忧、洗钵及水晶簾,非不佳,然亦不能与三泉侔矣。”金线泉尽得自然之造化,历史上的知名度仅次于趵突泉。趵突泉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春秋》上有“鲁桓公会齐侯于泺”的记载,那金线泉是何时出现的呢?

据南宋吴曾所著《能改斋漫录》转引《泚水燕谈录》佚文的记载,宋代济南城西有一座乡宦建造的园林,名为“张氏园亭”,为历下胜景,金线泉当时位于张氏园中。当时的金线泉“石甃方池,广袤丈余,泉乱发其下,东注城壕中,澄澈见底。池心南北有金线一道,隐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则线纹远去。或以杖乱之,则线辄不见,水止如故,天阴亦不见。齐为东方名郡,而张氏济南盛族,园池乃郡之胜游。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过济南,至泉上者,不可胜数,而无能究其所以然,亦无一人题咏者。独苏子瞻有诗曰:‘枪旗携到齐西境,更试城南金线奇。’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线也。”宋人很好奇“金线”的由来,不断通过滴油、木棍翻搅等方式去窥探这自然造化。且不论“金线”的成因和那些玩心大的成年人,作者捎带的一句“泉之出百年矣”却无意之间道出了金线泉的生辰八字。

《泚水燕谈录》是北宋时期的一本史料笔记,作者是临淄(今山东临淄)人王辟之。王辟之(1031—?),字圣涂,宋

金线泉和张氏园亭



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担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知县,曾“废撤淫祠之屋,作伯夷叔齐庙”,以“贵德尚贤”闻名。王辟之脱离仕宦,悠游林下,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名为《泚水燕谈录》。从所记内容来看,大都是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以前到北宋开国(960)之间130余年的北宋杂事。《泚水燕谈录》中提到了苏轼描写金线泉的诗,说明该文至少作于熙宁八年(1075)苏轼出任齐州掌书记之后,前推100年就是公元975年。《泚水燕谈录》序言作于绍圣二年(1095),王辟之在序言中写道:“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囊,以为南亩北窗,倚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编《泚水燕谈录》是王辟之赋闲之后的事,是为了做酒后谈资,晚年消遣的。所以“泉之出百年”当自1095前推100年,即金线泉的出现时间不晚于公元995年,不早于975年。当然,这只是大概,“泉之出百年矣”不必然是100年整,但总归是在北宋初年出现的。

金线泉位于张氏园亭内,张氏园亭为“郡之胜游”,北宋时期济南园林之翘楚。那么张氏园亭的主人是谁呢?《泚水燕谈录》中也有交代:“齐州城西张意谏议园亭有金线泉”——张意的私家园林。“谏议”即“谏议大夫”,谏议大夫在北宋元丰改制前是正五品寄禄官,有官名有待遇,但没有实际职务,相当于中级官员。而同是北宋时期成书的《倦游杂录》对园亭的主人则有不同记载:“城西有张氏园亭,泉有金线、真珠之目。水木环合,乃历下之胜景。园亭主人,乃张寺丞聪也。”这里说园亭主人是寺丞张聪,寺丞在北宋前期也是寄禄官,属末等小官。张氏园亭的主人是谁出现了歧义,是笔下误,还是另有隐情呢?显然,张聪、张意是不同的两个人,很可能是父子俩。《倦游杂录》的作者张师正名思政,字不疑,襄国(今邢台市)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约宋仁宗嘉祐前后在世。《玉壶清话》则记载张师正治平三年(1066)为辰州帅,熙宁十年(1077)为鼎州帅。不论哪个记载更准确些,《倦游杂录》都要比《泚水燕谈录》成书的年代早,也即张聪早于张意,是张意的父辈,张氏园亭属于张氏家族。

关于“张氏园亭”这座泉水园林,《倦游杂录》中还记载:“泉有金线、真珠之目”——园内名泉不止金线泉一处,还有一处真珠泉,“真珠”意同“珍珠”,至于是哪处泉水的旧名就无从考证了。而“金线”“真珠”——这些立意相仿的“金贵”名字,很可能也是张氏望族在建园亭时一并取的。

如今,金线泉分作两处泉池,一为老金线泉——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原金线泉,一为金线泉——1956年命名的新泉,张冠李戴,殊为可惜。不若以宋时“金线”“真珠”命名,于泉畔构建园林,恢复北宋名园张氏园亭旧观,效“油滴”“杖乱”之故,岂不乐哉。